

一路向北：《地下铁道》中科拉的觉醒与重生



王乐颜,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创作的《地下铁道》讲述了黑奴女孩科拉沿“地下铁道”从南方到北方, 从苦难到自由的逃亡之旅。本文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 运用其核心概念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意识对小说中科拉北逃进行分析。通过对美国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历史事件的巧妙融合, 怀特黑德创造出了独特的伦理环境。在黑奴受到残酷压迫的伦理环境下, 黑人女奴科拉向往北方, 为自由从南方种植园出逃。随着科拉一路北上途径不同的地方, 她的伦理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 最终从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私人财产成为了非家奴, 终获自由身。在逃亡过程中, 科拉经受过白人的欺辱, 同胞的冷漠, 但她的伦理意识使她从未同流合污, 她会为同胞挺身而出, 会在背叛了帮助过她的人之后感到耻辱, 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科拉受尽折磨, 但她的伦理意识却始终闪耀。通过此解读深入探讨美国奴隶制为黑奴所带来的迫害与苦难, 引起人们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深思以及对非裔群体当下和未来的关注。

关键词: 科尔森·怀特黑德; 《地下铁道》; 文学伦理学; 伦理环境; 伦理身份; 伦理意识

DOI: [10.57237/j.jsts.2024.02.004](https://doi.org/10.57237/j.jsts.2024.02.004)

The Journey to the North: Cora's Awakening and Rebirth i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Wang Leyan,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written by Colson Whitehead, an African-American writer, tells the story of Cora, a slave girl's escape journey from south to north, from suffering to free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analyzes Cora's escape to the North in the novel by using its core concept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Whitehead creates a unique eth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genious integration of the slavery and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where slaves are brutally oppressed, Cora yearns for the north and flees from the southern plantation for freedom. As Cora travels north through different places, her ethical identity changes constantly, and eventually she becomes a non-domestic slave from private property that can be disposed of at will, and gains her freedom. In the process of escape, Cora suffers from the bullying of the whites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her compatriots, but her ethical consciousness keeps her from being complicit, standing up for others, feeling shame after betraying those who help her, and even being willing to pay for it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 (CX2023490).

*通信作者: 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收稿日期: 2023-11-19; 接受日期: 2024-01-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4-04-13

<http://www.joscitechsoc.com>

with her life. Even though Cora is tortured, her ethical consciousness always shines. This interpretation delves into the persecution and suffering of black slaves brought by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to this dark period in history, as well as 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Keywords: 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onsciousness

1 序言

科尔森·怀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1969—) 是当代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非裔小说家之一。他通过“在先锋实验主义和传统小说之间灵活切换”的创作手法[2], 表达了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深切关注。由于创作题材广泛, 风格多样, 怀特黑德有“文学变色龙”之美誉, 并被称赞“巧妙地模糊了文学和类型小说之间的界限, 并利用他的能力创建和重塑传统框架, 以探索种族, 技术, 历史和流行文化等主题”[3]。

《地下铁道》(2016) 是怀特黑德花费 16 年构思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 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 普利策小说奖, 英国曼布克奖在内的多项荣誉, 并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年度十大最佳书籍之一。《地下铁道》以其委婉的语言, 巧妙的结构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赢得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这部小说的标题《地下铁道》指得是一条用来帮助逃亡奴隶逃向北方的秘密铁路。怀特黑德从美国历史中汲取灵感, 收集了大量关于奴隶制的历史信息和奴隶们的自身经历, 运用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创造性地将地下铁路具象化, 串联起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地下铁道》这部作品中, 怀特黑德描绘了一个奴隶女孩科拉从南方到北方, 从苦难到自由的逃亡之旅。佐治亚州兰德种植园的奴隶科拉在童年时遭到母亲梅布尔遗弃, 受到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对待以及黑人同胞的侵犯和欺辱。种种痛苦遭遇使她决心逃离。穿过黑暗的沼泽和森林, 通过秘密的地下铁道, 科拉北上寻找自由。一路上, 她经历和见证了社会的邪恶, 法律的不公, 种族的迫害, 以及暴力的滥用, 但同时也收获到了一些好心白人与同胞的帮助。小说以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为背景, 以美国的奴隶制为出发点, 将人物的经历根植于美国黑人的残酷历史, 由此引起人们对非裔悲惨遭遇的重视。

2004 年, 聂珍钊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批评方法是运用西方伦理

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和探讨, 为文学的批评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方法论, 它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 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 并以此作为批评的基础”[5]。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文学作品、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以及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4]。

自《地下铁道》问世以来, 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叙事策略、种族主题、黑人女性主义、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视角、创伤理论、空间批评、福柯的权力理论等角度。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对《地下铁道》的伦理环境进行梳理, 在美国奴隶制这一伦理环境下, 对主人公科拉在逃向北方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伦理身份及伦理意识的变化进行分析, 探讨奴隶制对科拉个人乃至整个非裔群体带来的创伤和苦难。

2 《地下铁道》的伦理环境回顾

文学伦理学批评十分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 “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 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6]。伦理环境是指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视域, 并具有一套特定的伦理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6]。

《地下铁道》以 19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当时, 南方种植园经济蓬勃发展, 北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日益繁荣, 西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整个国家发展日趋分裂。美国政府颁布了《逃奴追法案》, 黑奴逃亡和包庇帮助逃奴的行为都成了罪行, 围绕小说主人公科拉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建立在美

国南北割裂的这一伦理环境下。

美国内战爆发前,南北在奴隶制问题上争执不休,关系剑拔弩张。与此同时,为了追寻自由,众多黑奴选择逃跑。他们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渴望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的逃亡之路上,有无数废奴人士帮助他们隐藏行踪、逃避追捕,将他们送往安全地区。随着帮助的黑奴越来越多,一套完整的帮助奴隶逃亡的体系逐渐成熟,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道”。直到内战爆发,成千上万的奴隶通过“地下铁道”的帮助获得了自由[12]。在小说中,怀特黑德将“地下铁道”具象化,用文字塑造出了真实的火车与铁轨,有专门的“列车员”将黑奴送到自由之处,使其成为通往新生的具体存在,“两条钢铁的轨道由木制的路枕固定在地面,在他们可以看到的隧道内延伸。铁轨想必是南北走向,从某个不可思议的源头出发,通往一个难以置信的终点”[11]。作者通过这条铁道展示了美国不同地区对黑奴以及奴隶制的不同态度,就像文中白人列车员所说的“每个州都不一样,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可能,有自己的风俗和做事的方式。你们往下走,走到最后一站,就会看到这个国家有多么宽广了”[11],“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老是跟人说,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11]。

《地下铁道》的伦理环境虽然是设置在十九世纪美国发生内战之前,但随着科拉的出逃,怀特黑德加入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种族主义行径。美国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 Manisha Sinha 认为“这种文学手法十分精确地再现了历史现实”[10]。首先,“南卡罗来纳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项目,向老百姓普及新的手术方法,通过切断妇女体内的管道来阻止胎儿生成。这个过程很简单,一劳永逸,而且没有风险。[11]”“美国进口和繁殖了太多的非洲人,在很多州,白人已经成了少数。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解放奴隶就不可能。通过战略绝育——先针对妇女,到一定时间两性皆然。[11]”这一情节影射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优生运动”——将有色人种、罪犯、精神病患者、智力残障人士等其他社会底层群体强制绝育。1907 至 1963 年是美国优生绝育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约有六万多人依据优生法被强制绝育[8]。白人通过夺走黑人的后代,偷走他们的未来,从而剥夺他们希望和改善境遇的可能。同样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病人们以为自己正在接受血液病的治疗,可是医院给他们开出的药剂与糖水无异。事实上,这些黑鬼正在参与一个研究

项目,内容是潜伏期和第三期的梅毒”[11]。这一情节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美国公共卫生署对有色人种犯下的伪善而又残酷的罪恶——“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公立医院对前来诊疗的患梅毒的黑人男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研究的对象,白人医生对他们隐瞒了诊断结果和研究真相,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将阿司匹林和铁补品作为“药物”欺骗他们,任由病毒在人体内发展。该实验始于 1932 年,直到 1972 年才结束。在这四十年里,有六百多位患者和对照人员深受其害。即使在研究出梅毒的有效治疗方法后,研究人员也没有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救治[9]。此外,科拉在博物馆的充当活体展示品的经历则讽刺了十九世纪的世界博览会上黑人被当做奇物种展示这一事件。“菲尔茨先生的三个模特是仅有的活展品。白人是用石膏、铁丝和颜料做出来的[11]”这一行为不但加深了黑人在白人心中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表现出了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和凝视。在科拉逃亡到北卡罗来纳州时,作者融入了美国种族清洗事件。“在北卡罗来纳,黑人种族是不存在的,除非吊在绳子上”[11]。该州通过立法清除境内所有的黑人,想要建立一个纯白人的社会。一旦巡逻队发现黑人,黑人甚至其白人保护着都会被折磨致死。“一具具尸首挂在树上,好像正在腐烂的装饰品。有些完全裸露着,其余的也是衣不蔽体,裤子污黑的,是因为肠子没了,脖子断了”[11]这一血腥的情节暗示了美国历史上针对非裔的屠杀及清理行动。

通过对历史的准确描述与巧妙糅合,怀特黑德在《地下铁道》中创造出了独特的伦理环境,重现了奴隶制的血腥与残酷以及非裔人口所面临的一系列迫害。这也使得读者回到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下体会主人公的种种行为。

3 科拉的伦理身份变化

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个体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的定位和归属。聂珍钊教授[6]表明:“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缘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在《地下铁道》中,科拉的出逃是一条主要的伦理线,由于逃亡引起的伦

理身份变化是伦理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伦理结。

在佐治亚州的兰德尔庄园，在残暴的白人奴隶主眼里，黑奴是可以随意处置的私人财产，根本不具有人的伦理身份。小说开篇通过对科拉的外祖母阿贾里从西非被贩卖到美国的过程强烈表达了这一观点。阿贾里先被奴隶贩子绑架，失去自由；几次易主，只为换取货贝和玻璃珠；被人贩子强奸，两次试图自杀未果，“从头到脚上了镣子，从头到脚，受着成倍增加的苦难”[11]；经历了多次转卖，阿贾里意识到了“美国怪就怪在人是东西。……能下崽的奴隶少女好比铸币的工厂，是能生钱的钱。如果你是一件东西，不管是大车、马，还是奴隶，你的价值便决定了你的前途。她知道自己的位置”[11]。最终，阿贾里被佐治亚州一位兰德尔种植园的代理人买下，成为了严密监视下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死在了棉花堆里。作为外孙女的科拉一生下来，自然也成为了兰德尔庄园的奴隶，她的伦理身份和外祖母，母亲一样，是“东西”，而不是人。除了日复一日辛勤的劳作，科拉还要忍受特伦斯庄园主的侵犯。“特伦斯走到科拉面前，把手滑进她的衣服，握住她的一只乳房。他使劲捏着。她没有动”[11]。在科拉和西泽出逃后，特伦斯找了颇具威望的猎奴者里奇韦，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赏额追捕两人，企图寻回自己的“私人财产”。

当科拉通过“地下铁道”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她的伦理身份看起来发生了变化。科拉改名换姓，成为了“贝茜·卡彭特”，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安德森家当保姆。“她像一个自由妇女那样走过人行道。没有人追捕她，没有人凌辱她”[11]。她喜欢观赏街边橱窗里陈列的各类商品，她甚至为自己买了一条蓝裙子。她虽住在一个容纳八十人的大宿舍，但“这是她第一次睡床。她在每周六去上课，学基础的读写，还练习写字。“有色人学校的书都是用旧了的，她必须把自己的字母摺在别人涂写的东西上面，挤在当中，但是看一眼课本是不会招来鞭子抽的”[11]。舍监甚至安排联欢，“目的是在有色人中间培养健康的男女关系，修补奴隶制对他们性格造成的某些破坏”[11]。这一切都是科拉和西泽的梦想家园，他们在此的伦理身份似乎变成了“自由民”，他们决定留下来，不走了。当科拉被选入去博物馆当模特时，她的伦理身份成为了“展品”。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需要博物馆专注于美国的历史，并教育大众。博物馆本应实事求是地摆出真相，但是因为博物馆是在白人的权力控制之下，所以在对黑人历史的描述方面并不准确。“可是在白人的

展览里，不准确和不一致的地方实在太多，都快赶上科拉工作的这三个展厅了……真相就是橱窗里不断变换的展品，在你看不到时候任人摆弄，看上去很美，可你永远够不着”[11]。参观者也认为科拉等人只是“展品”罢了，他们毫不尊重，“孩子们捶玻璃，用粗鲁的方式对模特指指戳戳，在她们假装忙乎水手绳结时吓唬她们。大人有时冲着她们表演的哑剧叫嚷，做出评论，姑娘们虽然听不清，但那无论如何都不像好话”[11]。紧接着，科拉得知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阴谋——梅毒实验与绝育政策，她意识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财产，他们的名字写在文件柜里的纸片上，由美国政府保管”[11]。南卡罗来纳表现出的仁慈友善只是虚幻的假象，迷惑黑人。“她们入睡时相信自己摆脱了白人的控制，也不再有人命令她们应该干什么，应该是什么。她们相信自己的事可以自己管。但这些妇女仍然被人成群的牧养着。不像从前那样是纯粹的商品，而是家畜：按需繁殖，任人阉除。圈养在笼子或畜栏一样的宿舍”[11]。科拉的伦理身份至此又成为了“被白人宰割家畜”。

当科拉逃亡到北卡罗来纳州，她不再是“商品”、“财产”或“家畜”，而是不允许存在的种族。“在北卡罗来纳，黑人种族是不存在的，除非吊在绳子上”[11]。北卡罗来纳州对黑人的排斥与厌恶达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甚至对保护黑人的白人也会加以迫害，因为他们发现黑人这一边缘群体的数量增加，会导致白人的生存空间减少，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暴行推翻白人的统治。科拉被马丁·埃塞尔夫妇所救，但只能藏在阁楼中，“她像一只老鼠那样挠着墙。无论是在棉田，在地下，还是在阁楼上的一间斗室，美国始终是她的监牢”[11]。最终，爱尔兰佣人菲奥娜举报了马丁夫妇与科拉，善良的马丁夫妇双双丧命，而科拉被猎奴者里奇韦带走，她这时的伦理身份再次成为了兰德尔种植园的“私人财产”，一个逃奴。

在印第安纳，在瓦伦丁农场，科拉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人”的伦理身份。富足的瓦伦丁农场是一个奇迹，无数逃亡的黑奴在这里中转，然后继续北上，或者直接在这里定居。在这里她又可以上课接受教育了，还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新书；她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她下地干活，做最为熟悉的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而且不会再有人拿鞭子抽她了；黑人也可以进入这里的图书馆随意阅读；科拉与在里奇韦手下救下她的罗亚尔互生情愫。科拉在瓦伦丁农场终于成为了“人”，并想在此落脚。而白人拓居者对边远的黑人村落却日益

怨恨,象征有色人进步的瓦伦丁农场成为了众矢之的。白人最终还是用枪弹踏平了农场,科拉不得不再次逃亡北上。

在最后一章“北方”的开始部分是科拉的悬赏通告,“她已停止逃跑。赏格无人申领。她已非家奴”[11]。贯穿整部作品的科拉的伦理身份——逃奴在最后消失了,她不再是“财产”、“东西”、“展品”了,她自由了。她经受了无数苦难,走了漫长的道路,才把它留在身后了。

4 科拉的伦理意识体现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结构中,伦理意识也是核心概念之一。文学伦理学认为,人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的,人性因子可以使人产生伦理意识,实现兽到人的转变;兽性因子是指人的动物性本能,使人的伦理意识淡薄,甚至不具有伦理意识[7]。聂珍钊教授提出“按照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独立的高级物种。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7]。

在佐治亚兰德种植园,不但有白人的压迫,“有色人的同胞同样会把你生吞活剥”[11]。奴隶们会为了脚下巴掌大的土地争斗。阿娃垂涎科拉三码见方的领地,用钱贿赂工头摩西,把科拉赶到了伶仃屋。年轻力壮的布莱克认为科拉的领地最适合拴她的狗,他把科拉种的菜拔了,把地踏平了,将狗屋放在了地中央。就在这样的场景下,人们只是看着,“谁也不上前帮帮她。”甚至在科拉被人拖到熏肉房后被侵犯时,“要是有人看见或听见,他们也没干涉”[11]。就是在这样充满竞争和漠视的环境下,科拉却有着远超过其他黑人奴隶的伦理意识。小切斯特无意撞了奴隶主特伦斯,一滴葡萄酒滴在特伦斯身上,特伦斯用手杖狠狠抽打切斯特。“男孩和女孩遭受毒打,比眼前这个还要年幼,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在这个夜晚,这种感情又一次涌入她的心间,这种情感把她紧紧抓住,在她身上为奴的那部分及时拽住她为人那部分之前,她已经做了肉盾,扑倒男孩身上”[11]。在别人都在旁观时,在人性还未被奴性控制前,科拉的伦理意识促使她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护住了切斯特。

在南卡罗来纳,科拉听到一个女人衣衫不整地大喊“我的宝宝们,他们要夺走我的宝宝呀!”[11],这是一位与科拉毫无关系的女性,而科拉却因她觉得心里堵得慌,为之叹息。科拉认为她想起了种植园的折磨,

为其受苦的儿女哭泣。科拉对其心怀同情,向舍监露西小姐询问她的去向,并持续关心她的情况。在得知白人对黑奴进行梅毒实验后,科拉和西泽在“新环境带来的所有承诺”和“毫无根据的断言和他们本人过往的真相”[11]这一伦理两难中,选择提醒他们的同胞。科拉和西泽在被压榨为奴的过程中,没有丧失自己的伦理意识,没有沦为冷漠旁观的黑奴,依旧对同胞心怀同情,想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同胞。

科拉、西泽和小可爱在逃跑路程中,待在森林中等待时机,却被猎猪人发现。袭击科拉的男孩扑倒她身上时,科拉的血流加快,仿佛回到了熏肉房那个别人对她兽性大发的晚上,她奋力搏斗,拳打脚踢,连抓带咬,“眼前这个男孩也去死才好呢,别让他把她抓住”,“她热血上涌,伸出手,抓住一块石头,用力砸开了男孩的脑壳。他摇摇晃晃地倒下,她接着砸,一下又一下。他停止了呻吟”[11]。为了不被抓回去,为了活下去,科拉的不理性意识占据上风,压制住了伦理意识,导致她失手杀死了男孩。在科拉死里逃生后,她也很少想到这个男孩,科拉认为“她不需要为那天夜里在树林里的行为辩护;谁也无权要她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11]。这些描写似乎都显示出在这一事件上科拉伦理意识的丧失。实际上,在后文科拉与里奇韦交谈中,科拉对待男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她心里有一扇窗子推开了,她看到那男孩儿在病床上发抖,他母亲在他坟前哭泣。一直以来,科拉也在哀悼着他,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在这个束缚着奴隶也束缚着主人的制度下,又一个人成了牺牲品。她在心里把那个男孩从孤零零的一个人的名单上挪开,放到了马丁和埃塞尔下面,哪怕她不知道他的名字”[11]。对男孩的悼念以及态度的转变象征着科拉伦理意识回归。

奴隶制社会充满了名单,那是数以万计的非洲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代表着金钱。科拉也有一个这样的名单。不同的是,在她的清单里,人不是一个个相加或相减的数字,“而是乘以了仁慈”[11]。因此,在里奇韦拿着手枪威胁科拉带他去地下铁道时,科拉不得不背叛那些帮助过她的人,让她的逃离成为可能的人,在伦理意识的驱使下,这种背叛比科拉过去所受的苦难更为痛苦,使科拉感受到了强烈的耻辱感。况且,里奇韦是地下铁道的敌人,他会将每条线路,每条铁道大白于天下。科拉犹豫了一下,最终做出了抱着里奇韦一起滚下台阶的伦理选择。在坠落过程中,科拉还与里奇韦激烈地搏斗。在当时的情形下,因为科拉身上伦理意识的成熟,为了保住地下铁道,为了不愧

对帮助她的人们，她无法袖手旁观，只能试图与里奇韦同归于尽。

5 结语

科尔森·怀特黑德将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作为《地下铁道》的历史背景，并在其中穿插强制绝育、梅毒实验、种族清洗等惨绝人寰的真实事件，构建起作品的伦理环境。在黑人受到残酷压迫和非人道暴行的伦理环境中，怀特黑德将帮助黑奴逃亡的秘密网络“地下铁道”具象化，以主人公黑人女奴科拉从南方种植园乘坐地下铁道逃向北方的艰辛过程作为贯穿全文的伦理线。随着科拉的一路北上途径不同的地方，科拉的伦理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最终从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私人财产成为了非家奴。在逃亡过程中，科拉经受过白人的欺辱，同胞的冷漠，但她的伦理意识使她从未与之合流，她会为同胞挺身而出，会在背叛了帮助过她的人之后感到耻辱，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科拉受尽折磨，但她的“伦理意识”却始终闪耀。

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承担起了揭开真相的责任和使命。“向所有曾被奴役的人致敬，向死者致敬，向（他的）祖先致敬”[1]。《地下铁道》描绘了美国奴隶制残酷的社会现实，以主人公科拉为代表书写了美国黑人在过去所遭受的创伤。怀特黑德并没有简单地将黑人和白人、奴隶主和奴隶进行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真实地描绘了奴隶制度下人们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冷静客观的视角审视奴隶制度下的各种人物，不但表明了人的善恶，也表明了种族极权的荒谬性。虽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但基于真实历史的“地下铁道”反映了从过去到未来一直存在的歧视和恐惧，它敦促读者正视和反思这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唤起人们对生存困境和未来非裔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Kachka, B. (2016). In Conversation with Colson Whitehead. www.vulture.com/2016/08/colson-whitehead-author-of-the-underground-railroad-c-v-r.html.

- [2] Maus, D. (2014). *Understanding Colson Whitehead*.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3] McCarthy, J. (2016). A Literary Chameleon. <https://www.harvardmagazine.com/2016/08/a-literary-chameleon>
- [4] 聂珍钊. (2004).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外国文学研究* (05), 16-24.
- [5] 聂珍钊. (2006).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 (02), 8-17.
- [6]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 (01), 13-22.
- [7] 聂珍钊. (2011).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外国文学研究* (06), 2-13.
- [8] Reily, P. (2015). Eugenics and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1907-2015. *Annu Genomics Hum Genet*, (16), 351-368.
- [9] Reverby, S. (2009).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0] Sinha, M. (2016).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in Art and History: A Review of Colson Whitehead's Novel*. <https://www.journalofthecivilwarera.org/2016/11/underground-railroad-art-history-review-colson-whiteheads-novel/>
- [11] Whitehead, C. (2016).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New York: Doubleday.
- [12] 赵聪聪. (2018). 多重空间的构建——论空间视域下《地下铁道》的叙事艺术.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05), 49-56.

作者简介

王乐颜

2000年生，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

E-mail: 2428790857@qq.com

彭石玉

1967年生，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Email: pengshiyu@wit.edu.cn